

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霸王别姬”

阿丽亚·阿布都拉

(喀什大学校刊编辑部 新疆喀什 844000)

【摘要】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叙事学是对以神话、民间故事、小说为主的书面叙事材料的研究,并以此为参照研究其它叙事领域的学科。其诞生与符号学、结构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格雷马斯是法国叙述符号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在叙事体语言研究方面有一定成就。格雷马斯尝试用公认的语言范例来对于叙述结构进行描述,通过对普罗普的叙事学理论发展和改变,研究叙事体的结构和作用。本文以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对小说“霸王别姬”的叙事手法进行研究,更好的解读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也更好的理解小说“霸王别姬”的叙事风格和手法。

【关键词】格雷马斯;叙事学;“霸王别姬”

叙事学理论最先起源于西方,是一种叙事文本的理论,强调对叙事文本进行技术性分析。20世纪60年代关于叙事作品结构分析的作品开始涌现,叙事学研究得到了很大的突破,其特点主要是以文本为中心。格雷马斯于1966年出版的“结构语义学”一书是这一时期叙事学研究的著名的代表作之一。

1 对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的理解

叙事学的研究与符号学是密切相关的,格雷马斯以意义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尝试通过语言符号和语言意义的关系研究来对于文本的意义系统进行推理,通过结构语义学来为相关叙事文本建立起相应的叙事语言。他指出叙事文本叙述的是主干结构,而其深层结构也就是叙事文表面的框架,这种框架在逻辑上是比文本要提前设计好的,也是叙事开展的最初构想和表达形式。通过作者对表层结构框架的组织,最终完成相应文本的叙事。格雷马斯创立了符号学方阵,其叙事语义学对于叙事学理论发展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其为相关类型叙事文本中的基本意指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框架模型,这也是格雷马斯学派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格雷马斯符号理论和电影、哲学、历史等学科中的部分符号学,引起了相关方法论的变革。

在接触格雷马斯之前,对于叙事学的研究只停留在对小说剧情的分析上,关注故事的简单叙述,没有充分对小说中呈现的叙事文体进行剖析。而借助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开展小说的叙事分析,可以更好的把握小说的剧情脉络,还能够对小说中所有人物以及剧情发展的作用等更加清楚明了,能够更好的认识一件事情与另外一件事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对于理解小说作品,进行观后感写作有一定的帮助。虽然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是也在不断完善中,对于小说类的作品分析有很好的效果,所以被后世广泛应用到文学作品点评和分析中,也为相关词语搭配、语义生成、文章组织设计等提供了一套完善的理论框架指导。

2 小说“霸王别姬”故事简介

“霸王别姬”是香港女作家李碧华的代表作之一。故事讲述了一段关于程蝶衣和段小楼历经日军侵华、新中国

成立以及文化大革命三个大时代变迁的情感纠葛,最终以段小楼的懦弱战胜了程蝶衣的无畏,段小楼的胆怯战胜了程蝶衣的执迷而告终。

1924年冬天,9岁的小豆子被做妓女的母亲切掉右手上那根畸形的指头后进入关家戏班学戏。戏班里只有师兄小石头同情关照小豆子。十年过去了,在关师父严厉和残酷的训导下,师兄二人演技很快提高,小豆子取艺名程蝶衣,小石头取艺名段小楼。俩人合演的“霸王别姬”誉满京城,师兄二人也红极一时。二人约定合演一辈子“霸王别姬”。

段小楼娶妓女菊仙为妻,依恋着师兄的蝶衣,心情沉重地来到师兄住处,把他用屈辱换来的、师兄向往已久的名贵宝剑赠给小楼,并决定不再与小楼合演“霸王别姬”。

此后几人经历了抗战、解放后以及文革,其中有很多的爱恨纠葛,不同人物在故事中有不同的性格特点,也经历了很多考验。打倒“四人帮”后,师兄二人在分离了22年的舞台上最后一次合演“霸王别姬”,虞姬唱罢最后一句,用她送给霸王的那把注满她感情和幻想的宝剑自刎了,蝶衣在师兄小楼的怀中结束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也结束了这出灿烂的悲剧。故事以程蝶衣自刎谢幕,这样,蝶衣的生命和其演艺的舞台角色似乎达到一个交融的效果,让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成为观众的共鸣。

小说不厚,2013年版的只有234页,总共约18万字。但是却写完了程蝶衣与段小楼纠缠的一生。李碧华并非事事详写,也并非事事都略写。故事叙述的时间跨度大从20世纪年代2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民国、日伪政权、内战、建国、文革,最后还提到了收复香港,并且每个时代都有鲜明的人物,清朝刚刚灭亡,有像倪公公这样的晚清遗民;民国时期有袁四爷这样的投机倒把发财的人;日伪政权时期有残暴血腥的戏痴青木大佐;文革时期有小四这样疯狂的青年……总体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鲜明、立体,每个人说的话都十分符合时代背景。

3 “霸王别姬”的叙事过程和表层结构

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故事以时间为线索,按照整个故事的时间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小豆子(程蝶衣)被送去戏班学艺,和小石头

(段小楼)结识,两人共同学艺,经历了十年的共同生活。

第二,两人学艺登台后顺利出科,并一举成名,而程蝶衣对段小楼也渐生爱意,且这种爱意逐渐偏执。这种偏执跟随二人跨越了三个时代,是导致两人之间情感纠葛的主要因素。这一部分讲述了在文革批斗后,菊仙上吊自尽,段小楼和程蝶衣被下放。

第三,此后,落魄的段小楼和已经成为风光的戏剧指导的程蝶衣在香港相遇,在合作“霸王别姬”后有各奔东西。

按照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可以将小说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表层结构,另一个是深层结构。按照表层上的行动模式划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欲望产生。这是主体行为的主动动机。因为十年的同门学艺生活,程蝶衣深爱着段小楼。因为段小楼从小对他的保护,所以这种情愫随着他们日渐长大,就更加清晰了。

第二,具备能力。在“霸王别姬”中,程蝶衣不顾世俗眼光,深爱着段小楼,他演唱的虞姬一角深入人心,辗转从袁四爷手中获得了段小楼心爱的宝剑,并从日本人手中救了段小楼,也获得了与段小楼不同等演出的资格和能力。

第三,实现目标。按照格雷马斯的符号函数公式, $F(S) = (SVO) \rightarrow (S^{\wedge}O)$,在“霸王别姬”中,程蝶衣(S)通过一系列的手段(F),但是最后没有获得段小楼的人和心(O),所以在小说中,程蝶衣是主体,最终失去了原来拥有的段小楼的保护感,也失去了他们之间往日的情谊。

第四,获得奖赏。这是对最终状态的一种判断,也是主客体间关系的真实性的再次确认。结果包含四种:真实、虚假、秘密以及谎言。真实指的是在形式以及内涵上肯定,虚假则是相反的。秘密是形式上否定,内涵肯定,谎言反之。在“霸王别姬”的小说中,最终程蝶衣和段小楼没有在一起,程蝶衣没有得到段小楼的爱。可见,程蝶衣作为行动主体完全没有实现自己的欲望,所以获得的奖赏是虚假的。

4 符号矩阵研究

就深层结构来分析,格雷马斯叙事学理论强调要在故事中探索二元对立的关系,以此作为故事推进的叙事模式。将格雷马斯理论中的符号矩阵带入到“霸王别姬”小

说中,可以寻找出二元对立的关系有两个,一是程蝶衣的偏执和段小楼的退怯,还有一种是背叛和无畏。以此来对小说进行深层结构分析,就能够一目了然。

通过符号矩阵分析,程蝶衣的偏执和段小楼的退怯是二元对立关系,程蝶衣的偏执体现在他对于戏剧的执着以及对段小楼爱意的执着上,而段小楼的退怯体现在他后期对于唱戏的态度以及他对程蝶衣爱意回应的做法上。在小说情节中,程蝶衣在文革即将来临时,宁愿用剪刀毁了自己的戏服和绣鞋,也不愿意将这些东西拿给那些不相干的人糟蹋,而他对于段小楼的爱许诺是一辈子,就一定要按照一辈子的标准来,在他看来,差一天、一个时辰都不行,可见他对于事情以及爱情的执拗。而在大环境压迫下,段小楼后来选择成为一名卖瓜人,将唱戏完全放下了,可见,在一些势力压迫下,他退怯的选择自保,所以就算他知道了蝶衣对他的爱意,还是选择和菊仙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不愿意去挑战世俗眼光,不愿意站到蝶衣的那边一起争取。

此外,还有一种二元对立关系是背叛和无畏。这里的背叛是段小楼背叛了程蝶衣,在学艺以及成名之初,段小楼承诺过要和蝶衣唱一辈子戏,但是后来他却放弃了,在文革批斗会中,无情的揭露蝶衣的伤疤,这是比较实实在在的背叛。而从程蝶衣来看,不管是面对抗日时期的日军,还是对于段小楼的批斗会,他都是勇敢无畏的,他并不是完全没心没肺,而是不愿意逃避,不愿意去说不想说的话,做不想做的事,从一定程度来看,蝶衣是无畏的。

通过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分析,解析“霸王别姬”小说的故事情节和深层结构,能够更好的理解作品、理解小说中的人物。本文通过对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分析,运用深层结构分析和符号矩阵模式,解析小说人物和情节,能够更好的将两位男性的爱恨情仇表现出来,让观众看到人物内心的纠结、矛盾和撕扯。小说最终,偏执被退怯打败,无畏也被背叛击垮,最终让人叹息,就像戏曲中的台词一样“虞兮虞兮奈若何”,人生有很多的无可奈何,即使去努力争取过,也不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作者简介: 阿丽亚·阿布都拉(1972.3—),女,维吾尔族,新疆喀什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 [1] 樊琪,雷青.格雷马斯叙事理论下蒙古族题材儿童绘本研究——以“苏和的白马”为例[J].内蒙古艺术学院学报,2020,17(1):153-159.
- [2] 朱仁昊.叙事学视域下神魔小说人物形象影像化改编的困境与反思——以动画电影“姜子牙”为例[J].戏剧之家,2021(26):144-145+150.
- [3] 马雨婷.格雷马斯叙事理论下的纪录片“美国工厂”[J].戏剧之家,2021(26):157-158.
- [4] 国京.“剑舞流芳——梅兰芳经典名剧”‘霸王别姬’创排100周年专题展”在北京开展[J].中国京剧,2021(8):92.
- [5] 李明昊.论热拉尔·热奈特的叙事学理论与舞蹈叙事——以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为例[J].戏剧之家,2021(21):15-16+59.
- [6] 姜皓元,田艳.层片结构:平行的叙事、隐喻与历史必然律——“动物农场”的格雷马斯符号学解读[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1,40(7):109-115.
- [7] 王淑苹.对理想人格与秩序的追求——文本改编视阈下电影“霸王别姬”主题探究[J].绥化学院学报,2021,41(6):112-114.